



# 王力译文集

(六)

王力译

中华书局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六)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力译文集/王力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王力全集;24)  
ISBN 978-7-101-10898-9

I.王… II.王… III.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8513 号

- 
- 书 名 王力译文集(全八册)  
译 者 王 力  
丛 书 名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 $\frac{5}{8}$  插页 17 字数 292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898-9  
定 价 460.00 元
-

# 总目

(一)小酒店 .....	1
(二)娜娜 .....	425
附录 .....	829
(三)女王的水土 .....	835
少女的梦 .....	1041
幸福之年 .....	1111
(四)沙弗 .....	1177
小芳黛 .....	1355
贫之初遇 .....	1485
待嫁的少女 .....	1492
父与女 .....	1497
牺牲 .....	1502
电话号码 .....	1508
罪过 .....	1513
干面包与清水 .....	1518
猎狗 .....	1526

(五) 莫里哀传 .....	1537
糊涂的人 .....	1619
情仇 .....	1689
装腔作势的女子 .....	1753
斯卡纳赖尔 .....	1781
嘉尔西爵士 .....	1807
丈夫学堂 .....	1865
无可奈何的医生 .....	1909
(六) 半上流社会 .....	1949
生意经 .....	2077
讨厌的社会 .....	2207
所谓英语 .....	2311
人类的呼声 .....	2337
婚礼进行曲 .....	2355
(七) 卖糖小女 .....	2469
我的妻 .....	2581
爱 .....	2689
伯辽费侯爵 .....	2753
恋爱的妇人 .....	2835
佃户的女儿 .....	2921
绝交的乐趣 .....	2995
(八) 恶之花 .....	3015
社会分工论 .....	3177
论著作事业 .....	3557
关于言语的起源的新见解 .....	3567

# 目 录

<b>半上流社会</b> .....	1949
译者的自白 .....	1951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	1957
正文 .....	1959
<b>生意经</b> .....	2077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	2079
米尔波致法兰西戏院经理克辣梯的信 .....	2081
正文 .....	2083
<b>讨厌的社会</b> .....	2207
著者自序 .....	2209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	2211
正文 .....	2213
<b>所谓英语</b> .....	2311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	2313
正文 .....	2315
<b>人类的呼声</b> .....	2337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	2339
正文 .....	2341
<b>婚礼进行曲</b> .....	2355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	2357
正文 .....	2359

# 半上流社会

[法]小仲马 著

## 剧中人物

### 男

奥里维叶·夏澜,简称奥

赖孟·南查克,简称赖

伊波利特·李崇,简称伊

段纳琅侯爵,简称段

第一个仆人

第二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 简称仆

### 女

胥珊·安若——男爵夫人,简称胥

卫尼叶——子爵夫人,简称卫

华兰亭·山棣夫人,简称华

玛瑟儿·桑士诺——卫尼叶的内侄女,简称玛

梭榧——胥珊的女仆,简称梭

## 地 点

在巴黎——第一与第五幕在奥里维叶家;第二幕在子爵夫人家;第三与第四幕在胥珊家



## 译者的自白

我译法兰西国立戏院剧本汇编,已经到了第六种,在这期间内,我的译法很有些变迁。我很想把这变迁的原因,向读者们说一说。

我起初趋向于直译。虽则我不主张欧化的译法,虽则我始终不曾逐字译过,但是我永远守着一个规律,就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意思是说:平常该谨守着直译的规律;如果直译下来,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才用意译。我所译的第一部文学书乃是莫里哀的《无可奈何的医生》,就是用的这种译法。后来接着译的《幸福之年》《水土》《少女之梦》《沙弗》四部小说,也是守着这个规律。

本来直译与意译就没有严格的界线。绝对的直译是不可能的。欧美各国,文字同源,但是他们从甲国的文字移译到乙国的文字的时候,也不能逐字译出;何况中文的结构与西文相差这么远,还有逐字译出的可能吗?有时候,与其以辞害意,倒不如易“辞以达意”好些。

我反对欧化的译法。假如要主张文字革命,把中国文字欧化,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在现代的中国,语言文字欧化的成分很少很少的时候,我们先在翻译界提倡欧化,倒反无益而有害。凡是懂得欧化的文字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些西文的根柢,大约都可以直接看西文,用不着看我们的译本。尤其是就戏剧而论,假使太欧化了,

演出来人家就不懂。所以我所译的戏剧努力避免欧化,有时候不得已而掺用一两句欧化的话,也已经是中国用惯的了。我以为欧化译法有时候乃是译者躲懒的表现,因为逐字译去,用不着颠倒次序,容易多了。

我又反对省略或冗长的意译。省略的意译,差不多可以说是不懂西文的表现。因为不懂,所以故意省去。冗长的意译,乃是因为没法连接上下的文气,特地加上一两句作为承上起下的关键,这也是很笨的译法。

反对尽管反对,我本人也不敢说没有这些毛病。但是我既然认为这是毛病,我总想极力避免。

上面说过,我从前所守的规律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后来译到《大地主》的时候,我的方法已经渐渐变了,直到这一篇《半上流社会》里,我越发变得多了。现在我的规律乃是:“如果不失真相,字句不妨稍有异同。”因为我觉得戏剧是要表演的,所以字句以传神为妙。如果过于拘泥,把神气都失了,哪怕是只字不易,又有什么好处?但我并不追悔从前的规律,因为这是必经的阶段。在一年前的我,假使用我现在这方法,势必弄到更坏的成绩。

现在我在《半上流社会》里举出几个例子:

Alors, vous me permettez que l'affaire n'aura pas de suite?

直译该是:“那么,您允许我这件事将没有下文吗?”

我译的是:“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又如:

Elle ne peut pas eu avoir.

直译该是:“她不能有这个的。”

我译的是:“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指那件事,“这个”是指下文,而下文的意思是说闹起来,所以我引申其意,索性译为“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试看上面这两个例子,假使我直译起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

以上说的是怕直译下来人家不懂,所以用意译。然而有些地方直译下来,人家是懂得的;只比不上意译更流畅,更能传神,譬如:

*C'est bieu plus simple.*

直译该是:“这个简单多了。”

我译的是:“省了许多周折。”因为玛瑟儿要写一封信给胥珊转致侯爵,却想要回到自己家里写好之后才差人送来,胥珊叫玛瑟儿在她家里就写,不必回去才写,省了许多周折。

又如:

*Il faut réfléchir plus longtemps que vous ne l'avez fait.*

直译该是:“应该考虑更久,比之您所已做的。”这简直不成话!但是,这话实在没法子直译。意思是说您曾经做过考虑的功夫来,但是还不算考虑得周到,应该考虑更久些。所以

我译的是:“应该考虑很久,不像您这么快。”

又如:

*Vous êtes plus adroit que je ne le peusais.*

直译该是:“您很巧,比我以前所猜想的更巧。”

我译的是:“我想不到您的手段这样高。”

又如:

*Vous doutez de ma parole?*

直译该是:“您怀疑我的话吗?”或“您怀疑我的信用吗?”

我译的是:“您怕我失信吗?”

我最不愿意添加字句,但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譬如法文里有一种条件式的动词,譬如说:“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就会变成那样了。”这以上两个字句,在法文里往往可以省去陪句(如果您不这样做),单写主句。在中文里就不行了,譬如:

*Mon cher, vous pourriez plus mal tomber.*

直译该是:“我的亲爱的,您可以跌得更不好的。”但说话的人

的意思乃是：“如果您不同我的内侄女儿结婚，将来您所找到的妻子一定更不行。”所以

我译的是：“我的亲爱的，您放着这高枝儿不攀，将来会跌到更坏的地方去的。”我以为不如此译出便不能达意。

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译戏剧比译别的书容易，因为生字少些。其实戏剧也有难的地方。因为戏剧是会话的体裁，话是活的，不是专在字典里可以找出解释来的，尤其是中文的字典不可靠，譬如 *indiscret* 一字，字典上解作“不谨慎”，其实只当“不知进退”解。*tromper* 一字，字典上解作“欺骗”，但这字用于夫妇间却是指夫或妻有外遇而言。*élégant* 一字，字典上解作“雅的”，而现在的法国人都把会打扮的人叫做 *élégant* 的人了。*déception* 一字，字典解作“欺诈”，其实只当“失望”讲；“欺诈”与“失望”不知相差几千万里了。还有些最常见的字眼也要当心，譬如 *Je crois*，普通人译作“我相信”，其实往往只该译作“我以为”。又如 *sans doute* 普通人译作“无疑”，其实往往只该译作“大约”或“多半是”。试看下面的例子：

C'est bon, Je crois

这并不是说：“我相信这是好的”，只是说：“我以为这是好的。”这事物实际上好不好，我不敢相信，我只心中以为是好罢了。试看下面的一段会话：

A. C'est bon. — 甲说：这是好的。

B. Etes-vous sûr? — 乙说：您相信吗？

A. Je crois, mais je n'en suis pas sûr. — 甲说：我以为是的，但是我不敢断定。

又试看下面一个句子：

Je ne sias quand, mais ce sera demain sans doute

意思是说：“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大约是明天吧。”假使我们译为“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将是明天无疑”，岂不成为笑话吗？

我的译品里有没有类似于这种的笑话,我自己不敢担保!我以为真能够完全透彻地了解法语的只有法国人,中国人无论谁都不该夸口说能够懂得透彻。就说法国人吧,他们自己也已经不能透彻地了解十七八世纪的法语了!例如莫里哀的戏剧中所谓 *galant* 只是高雅的意思,现在的人所谓 *galant* 乃是会奉承女人的意思了。

虽然如此,如果我不停止地做翻译的工作,我想终有一天我的译品会更进步些。

十八年五月三日



##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 年生于巴黎, 1895 年逝世。他的剧本有:《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52, 中国有刘复先生的译本);《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 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 d'Argent, 1857);《私生子》(Le Fils Naturel, 1858);《妇人的男友》(l'Ami des Femmes, 1864);《奥白来夫人的思想》(Les Idées de Madame Aubray, 1867);《乔治公主》(La Princesse Georges, 1871);《克罗德的妻》(La Femme de Claude, 1873);《阿尔方斯先生》(Monsieur Alphonse, 1874);《异国之女》(l'Etrangère, 1876);《黛妮丝》(Denise, 1885);《佛兰西原》(Francillon, 1887) 等。

小仲马的戏剧可分为三类。他起初只想直接地观察社会的人物, 很逼真地描画出来, 像《茶花女》与《半上流社会》都是这一类。后来他想要在戏剧上解决社会问题, 遂写了些剧本, 表示不满意于社会的成见与国家的法律, 像《私生子》就是这一类。最后到了晚年, 他想依象征, 把自己的思想具体化、永远化, 《异国之女》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他的戏剧, 在法兰西戏院里最常演的乃是《半上流社会》(最近一次是 1930 年 2 月 28 日), 故先译出。

《半上流社会》乃是天堂地狱的交界, 下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 便好似出了地狱; 上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 便好似降自天堂。但是, 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与现代的半上流社会又大

不相同了。那时节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只晓得欺世盗名，而现代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却一味要钱。试看小仲马所描写的作恶的妇人，在现代却还不容易遇见哩！现代所谓上流社会，还比不上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假使他生在现代，不晓得他又作何感想？

译者

十八年五月二日



# 第一幕

布景 奥里维叶·夏澜家里的客厅。

## 第一出

出场人：卫尼叶、奥里维叶。

卫 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奥 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

卫 我为着这个，想要来求您，虽则怕遇着些什么人，也顾不得了！

奥 依您的话，我这里招待的乃是下流社会的人了？

卫 人家是这样说的。

奥 他们误会了；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您的朋友们。

卫 我的朋友们却当不起这光荣呢。

奥 再者，您这一次的行动，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您的两个熟客，一个是莫克鲁华先生，一个是赖图先生，他们在您家打牌，有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非大家解释一番不可。所以决定在我家解释。我是莫克鲁华先生的证人，您来求我和解了事，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呢？

卫 当然啦；但是我也愿意人家不知道我来，因为我希望巴黎全城的人都不晓得人们在我家的客厅里赌钱。如果事情弄得不好，会打起官司来。一个规矩的妇人断不肯到法庭去出面，就算是证人也不好；而且报纸上要发表我的名字，越发不好了。